

萬 有 文 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 雲 五 主 編

統 治 者

(五)

哈 杜  
代 街  
著 譯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者 治 統

(五)

著 代 哈  
譯 衡 杜

著 名 界 世 譯 選

# 人物

## 一 精靈之屬

古年歲之精靈

年歲之精靈的合唱隊

憐憫之精靈

憐憫之精靈的合唱隊

災禍之精靈與譏刺之精靈

災禍之精靈與譏刺之精靈的合唱隊

謠言之精靈

謠言之精靈的合唱隊

統治者

大地之魂

諸傳書使者

諸司書使者

二 凡人之屬

男性

喬治第三世

威爾斯親王，後爲攝政王

諸王族公爵

福克斯

配西福爾

凱漱雷

一政府幫辦祕書

薛里登

拜得福德公爵

莫伊拉爵士

二青年勳爵

亞莫斯爵士與開斯爵士

另一勳爵

其他貴族，公使，大臣，退職大臣，議員，與縉紳，官吏之類

阿塞·惠萊斯里爵士，後惠靈登爵士

約翰·謨亞爵士

約翰·霍普爵士

大衛·拜德爵士

貝雷斯福德將軍

安得生總兵

格雷漢總兵

科爾邦游擊，謨亞的副官長

哈定格隊長

沛吉特，弗雷塞，希爾，奈比歐

一驃騎隊長及其他

其他英吉利將軍，總兵，副官，驛使；與軍職

二間諜

二軍醫

一隨軍教士

一輜重隊軍曹

一第四十三軍軍曹

二第九軍兵士

英吉利軍隊

逃兵和散兵

威里斯醫師

亨利·霍爾福德爵士

統治者

赫伯登醫師

拜里醫師

國王的藥劑師

一紳士

二國王的隨從

倫敦某俱樂部諸會員

一在納也納的英吉利人

特魯特，福克斯的祕書

伯戈特先生

福斯先生，司儀官

僕役



一浮浪少年，一巡警，等等

拿破侖·波納巴特

約瑟夫·波納巴特

路易·波納巴特，什羅麥·波納巴特，及其他拿破侖家屬

剛巴塞萊斯，國務總理

達萊朗

上議院議長

戈蘭果爾

勒布侖，杜羅克，奈夫沙德爾親王，伯爾格大公爵

歐什尼·德·波阿爾奈

香巴尼，外交部長

統治者

德·波賽內庭掌管

繆拉

蘇爾

馬賽納

貝爾底葉

預諾

福瓦

羅瓦叢

奈伊拉納，及其他法蘭西大將，將軍，軍官，副官，與驛使之類

二法蘭西下級軍官

另一法蘭西軍官

法蘭西軍隊

大先導官，大賄施官，司儀官，及其他參與拿破侖婚禮之職官

德·普拉特長老，寺院住持

戈爾維薩，

布爾諦野，

杜布瓦，

瑪麗·路易絲的

第一醫生

第二醫生

產科醫生

舞會中之諸作假面舞者

丟伊勒里宮之二僕役

一夥巴黎的羣衆

季野·德·拉·什佛里野爾，一亂黨

法蘭西路易第十八世

在英吉利的諸法蘭西親王

普魯士王

普魯士亨利親王

巴伐利亞王太子

霍亨羅赫親王

路赫爾將軍，陶恩青將軍，及其他侍從軍官

普魯士軍隊

普魯士散兵

柏林公民

卡羅斯第四世，西班牙王

菲爾南多，阿斯圖里亞斯親王，國王之子

戈多伊，『和平親王，』王后之情人

蒙底訶伯爵

馬德羅薩子爵，

諦野戈·德·拉·委伽爵士，

西班牙使臣

戈多伊之衛隊及其他兵士

西班牙公民

阿朗恢斯之一親兵

戈多伊之一僕役

西班牙軍隊

伏役

騾夫

弗蘭西斯，奧地利皇帝

梅特涅

另一奧地利大臣

希伐爾眞堡

德·烏得納德，一洗馬官

奧地利軍官

副官

奧地利軍隊

驛使與祕書

維也納公民

亞力山大皇帝

康士坦丁大公爵

拉巴諾夫親王

列文伯爵

奔尼格森將軍，奧瓦羅夫將軍，及其他

侍從亞力山大的諸軍官

女性

凱羅林，威爾斯郡主

約克公爵夫人

路特蘭公爵夫人

撒里斯勃里侯爵夫人

赫特福德侯爵夫人

其他貴婦

菲茨勃特夫人

公使夫人，大臣與議員之夫人，及其他命婦

約瑟芬皇后

奧登斯，荷蘭王后

拿破侖的母親

保林郡主，及其他拿破侖族中諸郡主

蒙德伯羅公爵夫人

德·蒙得斯鳩夫人

伯萊斯夫人，瑪麗·路易絲之乳母



法蘭西部長及其他官吏之夫人

法蘭西宮庭中的其他命婦

盎果萊麥公爵夫人

路易莎，普魯士王后

福斯伯爵夫人，隨侍命婦

柏林諸命婦

瑪麗亞·路易莎，西班牙王后

布爾朋族的德雷莎，戈多伊之夫人

約瑟法·都多夫人，戈多伊之情婦

王后的隨侍命婦

一僕婦

麥·路易莎·貝亞特里斯，奧地利皇后

瑪麗莎·路易莎公主，後瑪麗·路易絲皇后

梅特涅夫人

奧地利宮庭命婦

俄羅斯皇太后

俄羅斯安娜公主

# 第一幕

## 第一景

倫敦 福克斯的住宅，阿林登街

福克斯，新的「全才內閣」的外交部大臣，正坐在一張桌邊寫着什麼東西，他體格強壯，皮膚黝黑，眉毛極粗，呼吸稍稍有點阻滯。他的衣服像是在睡覺的時候穿過似的，特魯特，他的私人秘書，也在近旁的一張桌上寫着。

一僕役進來。

僕役

大人，又有個不認識的人要求您馬上接見。

福克斯

啊，又有一個怎麼樣的一個人哪。

僕役

是一個異鄉人，大人；雖然是個異鄉人，樣子倒並不很襤褸。他說他是從格雷夫山德來的，不久纔離開前之巴黎，還說護照是您弄給他的。還有一位警官陪他一起來。

福克斯

啊，對了。我記得帶他進來，叫那警官在外面等着。（僕役走出去。）特魯特，你可不可以走開一會兒？可是不要走得太遠，我馬上要叫你的。

祕書退出，僕役帶了一個人進來，那個人自稱是季野·德·拉·什佛里野爾，瘦長的身材，年紀約莫有三十歲，生着一雙不安定的深黑的眼睛。他一走進來，門就關上了，屋子裏祇剩下部

長和他兩個人。福克斯指着一個座位，自己靠在椅背上，打量着他的來客，

什佛里野爾

大人，您能够允許我遠道到英國，來這裏見您，我真是非常的感謝。如果沒有您這一種事前的信任，我的計劃恐怕是不可能實行的。

（略停片刻。）

大人，真可歎，歐洲是又把它的腳踏到了新的屠宰場的門檻邊了！

福克斯

我也這樣想！——從你的信上看起來，

你大概是一個真正的法國人吧？

什佛里野爾

是的，大人。

福克斯

那麼你怎樣到這裏來的？

什佛里野爾

大人，我是從愛默登坐着一隻小船——

掛普魯士旗的，它的名字叫做「託比」——

從那裏來到格雷夫山德。到愛默登，

我是從巴黎偷偷的從荷蘭過來的，

有時步行，有時騎馬，或是旁的方法。

福克斯

你大概有着許多重要的消息，  
對我們國家是非常有用的吧？

什佛里野爾

不錯。這些重大的消息簡直可以說是  
能夠緩和或甚至能夠消滅那會損害  
許多幸福的戰事的手段，簡直是走到  
沒有痛苦的和平之路的引導。

福克斯

你說呀！

沒有一位政治家是比我更需要它的。

什佛里野爾（回頭看看門是否關着）

大人，現在沒有一個民族能夠過和平的生活，

能够作着它的各種計劃而不受到一點阻礙，也沒有一個戴王冠的頭能够得到一天安靜。像這一種混亂的高潮，害了熱病一般的不安，不得已的死亡，這許許多多不幸的根源，其實是祇有一個——一個人。我可要不要舉出名字來？——那就是法蘭西的統治者。

福克斯

不錯，在前一些時候，

我也這樣的害怕着。可是近來，我們卻慢慢的覺得有許多理由可以希望：那更廣闊的識見和更溫情的智慧一定可以幫助他逐漸改掉驕傲的習性，而開始走到神志清醒的路上去。



什佛里野爾

這一種寬大的希望是永遠不會如願以償的！一旦停止了侵略，他就等於不再存在了一樣。這是註定的事，他自己看得比誰都更清楚呢。

福克斯

那麼，在這樣的情形下，你又有什麼寶貴的祕密消息能在這裏宣布呢？先生，我真要把你當做是一名間諜，你這態度不像是對於誠意的人的一種誠意的幫忙！

什佛里野爾

大人，我要請求你

不要對我這樣懷疑。這懷疑是絕對沒有一點根據的。我要鄭重的聲明：法蘭西皇帝無論表面上顯得怎樣，他實際上總是我所說的那個樣子。同時我可以確切的擔保，我是有着能够醫好歐洲的這些病痛的良藥。

福克斯（不耐煩的）

那麼快說到本題吧。我老實對你說，我是覺得無論你用怎樣的磋商法，都不能得到你所說的那種效果的。

什佛里野爾

大人，現在要請你允許說到本題了：

一個不幸的事件的最好的補救法，是祇有把那不幸的根源整個剷除。爲要確切而安穩的達到這個目的，我卻有一個最好的方法願意供獻，因爲你和你的勢力所能及的人們已經給了我在這裏直說的特權了。

福克斯（驚奇）  
暗殺？

什佛里野爾

這事情叫什麼名字我是不顧到的；  
一件事業的真名字，是應該完全依據着  
它的目標而定。一本「自由」和「和平」的字典，

是決不會把這一類的事業稱爲暗殺的；雖然在法庭和全世界的暴君的語言裏，這一類神聖的事情通常總是這樣稱法。

福克斯

你怎麼會在我面前作着這樣的提議呢？

什佛里野爾

我知道你有着人道和自由的高尙精神，知道你是這樣愛好着真理，愛好着寬容，愛好着正義和公道，愛好着國家的福利，因此，我便對你懷着極大的信任和希望！——  
現在，這事情已經好好的在那裏進行了，已經在柏拉西租定了一間屋子做機關，

從那裏就可以開始發動這神聖的企圖，而且成功就在目前了。對於我們的同盟是沒有一點危險的；責任全在我們自己。

福克斯（按着暗鈴）

先生，你這種不自覺的鹵莽真使我不解，而你的那種對於我個人人格的估量法，也簡直是把我侮辱了。你上一次寄來的信上的那些重要的話和你的甜言蜜語，差些兒誘得我把一些有致命關係的話，都隨隨便便的說了出來。

巡長和祕書同時走了進來。

現在還來得及，

先生，你馬上就站起身來離開了這裏吧！

（向巡官）把這個人監視着，再把他好好的押送到開往離我們和法蘭西最遠的海岸去的，而且立刻就要起艇的任何海船上去吧。

什佛里野爾（不動聲色）

你這樣對付我，在我卻並沒有什麼關係。就是少了我一個人，這計劃卻也一樣會慢慢的成熟的。我的靈魂永遠這樣忠實，即使我的骨頭在遼遠的海灘上曬白了，也還是一樣！多謝你的接見。如果我真要結果你的性命，我是早就會動手了！你瞧——

（他拔出了一枝短劍，卻被人從他手上搶掉。）

他們是無需乎搶掉我的短劍的！即使你站起身來掙扎，跟我決鬪，還把我捆起來，我也決不用這把劍來傷你。在我這種人和我朋友手裏，愛和平的人總是安全的，即使因為出於道德信條上的一種誤解，而對我們肉體施行了無論怎樣的虐待。

〔什佛里野爾和巡長退場。〕

福克斯

特魯特，你眞要對我呆瞪着一雙眼呢！

我樣子很興奮，是不是？同時，我也非常提心：這在我是有着極充分的理由的。

這位態度莊嚴而又沉靜木訥的先生，是一個正在等機會的有膽量的刺客。

他計劃了一個行刺波納巴特的方法——

據我在忽忽忙忙中所料想的，或者是趁他經過的時候躲在窗子裏面開槍，或者是用一個痛恨專制主義，但沒有正當方法可以克服它的痛苦的頭腦所能想得出的別種偷偷摸摸的方法……

現在我仔細想來，卻覺得剛纔的處置也許有點不適當的地方。——這樣不對的。

你馬上把監視他的那個人叫回來吧，

你去叫他把那個人先扣留起來再說。



祕書走了開去。福克斯走到窗邊，默默的沉思着，直到祕書回來。

祕書

大人，我還來得及，那個人已經留住了。

福克斯

爲了國家的榮譽，我究竟該怎麼辦呢？——

其實我自己也像他一樣的極想用這

手段來對付法蘭西皇帝，我們的死敵！——

也許這完全是個金錢買出來的騙局；

但是，這可能有更多的意義的……

那個人對於自己的命運竟毫不關心，

這彷彿也是他身上的一個重要特點，

可以表明了他的狂妄的夢的真相的——  
啊，現在我打算出發到下街去，到那裏  
去起一封送給達萊朗的公函的稿子，  
把這事情詳詳細細的告訴他。——這個人  
在寫來的信上你記得是用什麼名字？

祕書

「季野·德·拉·什佛里野爾」——是這樣個名字。

福克斯

不用說，這個名字一定是假的。你過來。

（向窗外望着。）

啊——弗蘭西斯·文生特爵士來了：他可以  
跟我們同去的。——時間可過得真快，我的

工作時間一下子又到了十二點鐘了！我想，不久以後，英吉利要跟歐洲交談，是馬上就要不再借用着我的舌子了！

祕書

大人，我想不會的。可是您真應該休息。您的事務真是一刻不停的忙着，就連您的僕人們也都忙得支持不下去了，而許多從各方面來的不相識的賓客，爲要跟您商量各種事情，又不管是在早晨，夜裏，或正午，都慇懃的請你接見，使你一刻兒也不能休息。

福克斯

真的，是真的。——

我回想起在那愉快的聖·安娜小山上  
避暑時的情形，真覺得是如同隔世呀！

他靠在祕書的手臂上，他們一起走了出去。

## 第二景

### 倫敦和巴黎之間的海程

是一幅從多佛海峽上面的空中望下來的，忽然像黑夜忽然又像白天的景像，從這個城到那個城的伸展着。在夜裏，巴黎和倫敦都顯得是一小堆由一圈光暈包裹着的燈火；在白天，像一堆混亂的白色和灰色的閃光。在它們之間的海峽像是一面鏡子，跟着時間的轉換忽明忽暗的反映着天光。

### 憐憫之精靈

下面的這許多驛使究竟是在幹些什麼事情呀，

像這樣穿梭似的在倫敦和巴黎之間趕來趕去？

謠言之精靈（對唱）

一

前面說起過的那位替英吉利向遠方的國家交談的大臣的報告，

二

已經由一名驛使帶到海洋那邊去，而波納巴特卻這樣的回答道：

一

「信義和誠懇的原則是永遠的在鼓動着發這封公函的人的靈魂，

二

「爲了這次事前所意料不到的聯歡，我們是極誠意的感謝着你們；

一

「這次聯歡可以使你們知道，愛和平的心理是大家一樣，不分你我，

二

「而要達到這種圓滿的結局，我們必需處處拿阿密安條約當基礎。」

一

於是，倫敦方面便這樣回答：「英吉利的國王也願意從此走向和平；

二

「要跟俄羅斯一起合作，來消滅鬧了這麼許多年的歐羅巴的紛爭。」

一

陰影般的使臣們卻還在多佛和加萊的水道上風塵僕僕的來往，

二

從泰姆斯河邊的高塔到巴黎的宮門，再從巴黎回到倫敦的海港。

一

法蘭西卻還這樣說：「兩方面雖然已經言歸於好，我們卻還是不安：

二

「因為你們在別一些方面的行動，卻處處都並不像能夠遵守約言。」

一

「這一次重要的談判是快要結束了，我相信一定可以請你們允許，

二

「我們這次盟約，無論什麼情形或什麼藉口，都不能讓俄羅斯參與。」

災禍之精靈

拿破侖那個製造死屍的機器居然固執着這個主意，那真是幸運的事，要不然，歐羅巴便真會有造成和平局面的那種嚴重的危機了。現在，且再說英吉利那方面的情形吧。

謠言之精靈（繼續）

一

於是又有名使臣像飛鳥的影子般打從肯特和辟卡提一路南來：



二

「您陛下要這樣否決我們的提案，究竟是何用意，我們真無從推猜。」

一

「俄羅斯早就是我們的同盟國了，我們要拉攏它，也不是新近的事。」

二

「您到底能不能讓它來參與呢？——和約的能否成立，將完全繫諸於此。」

一

於是法蘭西便向海峽對面傳過粗魯的話去：「跟你們和沙皇聯盟，

二

「那簡直是光榮的法蘭西的莫大的恥辱，將要幾世紀都洗刷不清！」

一

「英吉利軍隊一定要趕到弗蘭德來，浩浩蕩蕩的開進辟卡提海口，

二

「那纔配說這大話够了！好在將來的戰爭，法蘭西並不是罪魁禍首。」

憐憫之精靈

這麼許多生命都成了在他們掌心盤弄的丸彈——  
究竟要用怎樣的一種祈禱，纔能消滅這場災難？

謠言之精靈的合唱隊

要知道法蘭西已經偷偷的跟俄羅斯聯在一起，  
那個孤立的不列顛小島卻要受到兩邊的排擠！

災禍之精靈

這竟是像下棋的時候明將着將軍一樣的顯然了！你現在可以瞧瞧，福克斯想要討好波納巴特而受到這樣的報答，同時他的冷淡的莫斯科方面的朋友態度又這樣的奇突，如果他發覺了這些情形，他定然會怎樣的變色呢！

## 憐憫之精靈

當他提起筆來，想要寫信通知亞莫斯爵士說，到現在這情形，退讓是沒有用處的了的時候，他的手簡直抖動得差些兒連筆桿都捏不住！

## 譏刺之精靈

現在，另外又有一個腳色來參加這場精采的好戲了——那就是勞德岱爾爵士——你瞧，又有使臣在來往了！

## 憐憫之精靈

可是那個悄悄的走進英吉利的大臣的密室和安歇處去的，我們雖然能看得見而凡人們卻並不覺得的，灰色而無聲的奇怪的人形究竟是誰呀？

年歲之精靈

那就是上天的

意志的多變化的警官，我的好朋友死神——  
你可以看到那位政治家的衰弱的軀殼，  
馬上就會從這個世界上悄悄的消滅了，  
而至今還沒有結束的各王朝間的賭博，  
卻會照常一樣的進行着。

憐憫之精靈

這樣說，我那個

讓歐羅巴休息一下的希望又歸泡影了！

他的確是愛和平的——他曾經用盡了氣力  
想要使全人類得到一些兒安歇，而現在

他自己就完了，而且沒有替代者存留着！

### 諷刺之精靈

啊，這篇文章的下文真是非常滑稽的。磋商又會進行着；可是最後，你就會看到勞德倍爾請求着護照，而英吉利的議會卻向全國宣佈跟法蘭西的和約是沒有可能訂的。

### 謠言之精靈（結束）

一

正在這個時候，普魯士的國王卻爲了邊疆上的事故而憤火中燒，

二

現在馬上就要爆發了，以前一切的和平和友愛，都變得雲散煙消。

一

你們仔細的聽吧，你們還可以聽得出他在愛爾福特宣佈的告白，——

二

爲要保障王室的安寧和榮譽，他現在是祇能完全用武力來解決！

年歲之精靈

這一場插劇是演得太長，太嘈囉，

請馬上就垂下了帷幕；

我們還不如去看看那人馬兵車，

以及一切戰爭的工具！

雲層遮蓋了那景象。

## 第三景

### 柏林街道

時間是在下午，大街上聚集了許多興奮而又焦急的公民。大街中間留出着一條走路，像等待着什麼人物來到似的。

一位漂亮的女子騎着馬上場來，她的豐富的褐色的髮髮在微風中飄蕩，她的長長的藍色的衣襟在她的騰躍着的白色的牝馬的腰邊拍着。她就是著名的路易莎，普魯士王后，帶領着一隊驃騎兵，又穿着他們的制服。當她騎着馬走過的時候，擁擠的公民們熱烈的招呼着她。

### 憐憫之精靈

這位穿着軍服的漂亮女子是誰呀？

年歲之精靈

她是普魯士的驕傲，靠着她的決意，她丈夫纔有實行他的企圖的可能，因為祇有她是能號召得起人民的。

憐憫之精靈

王后參加戰事固然並不奇怪；可是，整個的由一位女子來指揮着戰事，卻真顯得有點不自然了！

年歲之精靈

我們覺得

她是擔任了二十倍於男子的事業，



而能力卻祇有男子的一半。

### 憐憫之精靈

祇要讓

男的是勇敢而女的美麗，那就好了！

### 謠言之精靈

可是全部主權卻落在女的手裏呀！  
那些送到巴黎又轉送到全世界的  
公報裏面的無恥的譏諷，竟使那些  
敬愛着她的人們驚醒了她的清夢，  
這樣，她的保障國土的雄心，便開始  
點污了她的美麗，破壞了她的溫柔，  
而將使她的名譽蒙着一重損失了。

第一公民（狂呼）

憑上帝說話，這樣辦法是不錯的：馬上送一封最後通牒到巴黎去；憑上帝說話，這是咱們應該做的事情。這個萊茵河流域聯盟真是一個想要毀滅咱們的壞人的壞想頭！

第二公民

那個有兩副面目和兩條舌子的國家，

那法蘭西，或者還不如說，那一個個人——

（因為民衆，整個的看來，是非常誠實的）——

這個人，竟跟俄羅斯簽訂了一張密約，

使我們的損失完全得不到些微賠償，

而同時還假意的跟我們國王結着盟；

他一邊滿口擔保着我們國家的和平，

一邊卻損壞了我們來養肥旁的王國。

他嚴重的侮辱了我們，真會使全歐洲都替我們呼冤了。這許多小小的國家，從古以來就是風俗相同，利益相同的，而且從古以來就同住在日耳曼故鄉，現在卻鬧得自己的骨肉都互相離棄，反把那個異族的野心家認爲主人了。他把那些小國當做刀，來刺痛着我們，腓特力大帝可真要在墳墓裏流淚了！

### 第三公民

不錯，我們以前雖然睡着，現在可醒了，上天已經派她來把我們大家叫醒了！

王后走近來，帶領着那一隊人又轉了回去。狂熱的吶喊聲到處重覆的響着。當她走近來的時候，他們看着她。

誰說她是一個阿馬戎（註一），是一個誇大者，是勇敢的輕騎兵的一個僭妄的同伴！她雖然穿着軍人們的制服，可是她的每個舉動都祇是表示着女性的熱情，絕對不至於稍稍損壞些兒她的尊嚴，也不會有時候偶爾犧牲了她的身份，而就可以糾正了國內的一切錯誤的！

第四公民（上場）

外邊的消息說，俄皇亞力山大

已經鄭重的拒絕了批准他的  
大使跟法蘭西所訂定的盟約，  
而英吉利國王所提出的那個  
犧牲我們來補償法國的辦法，  
也並沒有被接受。

### 第三公民

這是當然的，

罪惡決不會時常的佔到優勢。  
趁上帝正在幫忙我們的時候，  
快把這決定吧；他馬上會變的！  
(略停片刻。)

### 第四公民（上場）

咱們的大使路契西尼已經在離開巴黎了。他對於他們皇帝是再也忍耐不下去，因此他們的皇帝也表示對於路契西尼是再也不能忍耐下去了。替代路契西尼的克諾貝爾斯多夫已經決定祇賣一盎斯的鼻煙和一磅的蠟燭，因為他怕用不完，他知道不會在那兒耽久的。

王后走過，人們望着她和跟在她後面的軍隊。

咱們難道沒有兵？咱們難道沒有布侖斯威克公爵可以指揮他們？咱們難道沒有軍餉？咱們難道沒有城堡和一條愛爾伯河可以抵禦敵人的侵入？

馬隊經過，漸漸的看不見了，羣衆也紛紛散開。

天哪，我要去喝一點啤酒，抽一點煙，來消消我的怒氣了！

〔諸公民下。〕

### 年歲之精靈

上天是這樣的把它的意志寄託在  
這個驕傲不屈的民族的忿怒上了——  
這民族是一味信任着過去的光榮，  
而根本不顧到目前的各種形勢的。  
萬一實力趕不上那種氣焰，而自信  
又使他們失去了謹慎，那可怎麼辦？——  
主宰同時又在隨心所欲的阻滯着  
他們那位首領布侖斯威克的血液，  
使它流動得非常遲緩，使他祇用那

拘泥，笨重，而又極老式的軍事計劃，去抵抗對方的各種最近代的戰略！

黃昏降臨到這城上，天色變得灰暗了。兵士們都下了班，幾位年青的軍官遊戲的作着停步挑戰的姿勢，抽出了他們的刀，當他們在法蘭西大使公館前面走過的時候，便把刀在塔石上磨着。磨刀的聲音整條街上都能聽得到。

憐憫之精靈的合唱隊（縹緲的音樂）

一個不幸的民族の靈魂

是正在發燒，

他們是沒有一刻兒安寧，

跟力的想要



從新肯定過去的權威再增加歷史上的光耀

半合唱隊一

他們這樣在鬧市上喧擾，

真像發了狂，

他們是根本的未曾料到

上天的思想，

他們祇知道信任着自己，不想想天定的禍殃！

半合唱隊二

就是在政府的會議室裏，

也沒有反應，

國王和議士們聚在一起，

都默不作聲，

而把幻想中的勝利，當做已成的事實來承認！

合唱隊

一個不幸的民族靈魂

是正在發燒，

他們是沒有一刻兒安寧，

竭力的想要

憑着一股拚死命的蠻勁來裝點國家的光耀！

午夜的鐘聲打着，燈火一一的熄了，全景消隱。

(註一)希臘傳說，小亞細亞有阿馬戎族(Amazons)者，軍人均由女子充當，故女兵可稱爲阿馬戎。

## 第四景

### 葉那戰場

天色剛從一層灰色的十月的朝霧中泛着白。法蘭西兵，背向着雲霧的光，慢慢的浮現着，顯得已經武裝好了的樣子；拉納佔據中央，奈伊擔任右翼，蘇爾極右翼，奧什羅擔任左翼。在法蘭西陣地中部的後面，皇家衛隊和繆拉的馬隊也已經在蘭德格拉芬山上排列着。在一直伸張到這高山的尾部爲止的山谷裏，一條叫做薩勒的小河向北流着，注入愛爾伯河，葉那城就是在這條河邊。

在法蘭西陣線前面的不規則的高原上，而且離得非常近，便是陶恩青所帶領的普魯士軍，而在後面右方稍遠一點的，通到伐伊馬爾去的一路上，便是霍亨羅赫所帶領的大隊人馬。布命

斯威克公爵（威爾斯郡主的父親）是帶領他的軍隊在十二哩以外的伊爾麥流域中的奧爾斯塔特地方。

拿破侖和侍從着他的，帶着火把的人們走上場來。他在他的軍隊前面走來走去，而在迷霧和四周圍的東西之間不見了。但是他的聲音卻還能聽得出。

### 拿破侖

你們要好好的留心着他們的馬隊，  
那馬隊在過去曾有着極大的名聲，  
也許現在還很厲害；我們要留心着，  
我們要排了方陣毫不畏縮的應戰。

朋友們，你們去年曾經攻破烏爾謨，  
因此，這一回，你們也無疑會勝利的。

兵士們

皇帝萬歲！上前呀，上前呀！

拿破侖

慢慢，你們要留心！要照平常一樣的，  
等我發了號令之後你們纔能動手。

啞場

一瞬息之間，就可以在微光中看到拉納的軍隊在向前面移動在一串連續不斷的火鎗的噼啪聲中，在蘭德格拉芬山前面的一片原野上，他們更遠更廣闊的散佈着。普魯士兵士在迷霧裏看見了這一大堆敵人已經近在眼前，便吃驚的向伊爾麥河退卻。

霍亨羅赫親王是帶着他的普魯士兵在南面的通伐伊馬爾的一路上，他匆忙的派出了一大隊步兵過來接應陶恩青的退卻的軍隊，他自己也帶着馬隊和礮隊趕上來。當葉那的鐘打着

十點的時候，他和奈伊之間的接觸又從新開始了。

但同時，卻可以看到奧什羅在普魯士兵的這一邊，蘇爾在那一邊，都過來幫助奈伊作戰，而拿破侖又在蘭德格拉芬山上傳令叫皇家衛隊進兵。不幸的普魯士兵被趕了回去，這一回失敗是更決定的；在趕下斜地向後面的伊爾麥河邊去的時候，他們有許多人是倒下了，有許多卻做了俘虜。路赫爾將軍作着最後的掙扎，想要集合他的殘部，他竟一個人親自去抵擋着法蘭西兵的痛擊。一粒子彈打穿了他的胸膛，他便倒下身去死了。

這場狼鬪的最高點是達到了，雖然戰事還沒有完畢。拿破侖從蘭德格拉芬山上看到已經到了決定勝負的時刻，便又派繆拉帶了他的全部馬隊衝上去。馬隊專對付着散失的普魯士兵，把他們圍困住，把他們整千的衝倒着。

在地平線後面十二哩之外的地方，在眼前這場戰事的熱鬧的鎗礮聲中，又可以聽到另一陣猛烈的喧聲，因為另外一場沒有看見的戰事又在進行着了。這時候，將軍們和其他軍官們都互相望望，作着各種的猜度，法蘭西方面面帶喜色，而普魯士方面卻陰沉難堪。

據我看，這就是表示着布倫斯威克公爵又碰到敵人方面派出的更多的軍隊了；他們說，這是達符和貝爾那多德的軍隊……希望上帝能使他的命運比我們好一點，要不然，這一個痛苦呻吟的，懷孕的日子，一定會在最後的分娩之前，先就替我們親愛的祖國生下一對就是到五十年後也都還不肯死去的，不幸的學生兄弟了！

一名散兵騎着馬上來。

散兵

親王，我是特意從奧爾斯塔特繞道過來，  
向您來報告那邊戰事的驚人的消息的；  
如果看見這戰事的人的報告是真的話，  
那麼戰事是從迷霧的早晨開始，到現在，  
我們是打了勝仗了！

霍亨羅赫

我想要趕到那邊去，  
也許可以補償了在這裏所受的損失吧！

第二和第三散兵先後上場。



喂，濕臉的人，你從那裏來的有什麼消息？

散兵二

大人，我是騎着馬直接從哈森蒿森地方  
冒着那鎮市和薩勒河岸之間的，禁鬧的  
戰場上的鎗林彈雨到這裏來的，那戰事  
簡直是混亂得無論什麼人都看不清楚  
勝利究竟屬於那方面。

霍亨羅赫（向散兵三）

你又有什麼消息？

散兵三

大人，我沒有什麼具體的消息。

霍亨羅赫

瞧你樣子，

你一定是有着重要的消息而不願意說好，把他扣留在這裏。

散兵三

我的消息是太不利，

因此，我的知覺都錯亂了！……我曾親眼看見

布侖斯威克公爵騎在馬上親自帶領着他的榴彈隊向敵軍衝鋒，想不到竟會在臉上吃到一粒葡萄彈，臉給打掉了半張，他就在那個地點那個時候當場陣亡了！

霍亨羅赫

布侖斯威克陣亡？——這真是震撼天地的事……！

而且這是他自願的。近來曾經有好多，次，他彷彿有了種奇突的先知的能力似的，時常在說起他一定會遭到這樣的結局！

### 散兵三

他的衰老的屍身總算給帶到戰場以外，而勇敢的繆命多夫，卻在刺激的絕望中，宣誓他不願意單獨活下去；他衝到前線，竟也被敵人所殺死了。爲了祖國的憤怒，同樣充溢着軍官和士兵的心，就連王上，也像平民一樣的打着。可是這還沒有用。他的馬倒下了，他本人至今還不知下落。威廉親王也受傷了。就連勇敢的希邁滔

也已經變得殘廢了。一切都沒有希望了。  
我們軍隊竟像秋天的樹葉一樣掉落着！

霍亨羅赫

不用說了，我們這裏也一樣。潰散的前線  
還在把我們擠後去。我們不得不退卻了！

〔霍亨羅赫，隨侍軍官和散兵等同下。〕

普魯士兵越發混亂的從葉那退卻，有好幾千人都已經做了繆拉的俘虜，他向着伐伊馬爾一直追趕過去，連那地方的居民都驚嚇得在街上狂奔亂叫了。

十月的白晝行近薄暮。在這時候，跟着普魯士王從奧斯塔特那個第二戰場退卻的軍隊，卻和從葉那逃亡的路赫爾和霍亨羅赫所帶領的軍隊碰到了。兩隊交叉的逃亡者在驚奇中互相衝撞着，而混亂卻跟着天色黑暗的程度更形加深，直到夜幕遮蓋了全景爲止。現在，除了嘈雜

而逐漸低微的聲音和偶爾顯現着的火光之外，是什麼都沒有了。  
朝霧又回來，把全景掩住。

## 第五景

柏林 一個臨着公共場地的房間

一羣驚惶失措的婦女聚集在窗邊，向外面望着，焦急的談着話。時間將近正午，突然聽到了一陣奔馳的馬蹄聲正沿着長長的樸茨丹街上走去，不久之後，又轉入萊布齊希街，而來到那幾個女子的窗門所臨視着的廣場上。它在她們對面的一座政府建築面前停止了，而騎馬的人走進院子裏去，不再看見。

第一女子

不錯，他一定是戰場上派來的一名驛使。

## 第二女子

我們要不要趕下去聽聽，他究竟又帶了什麼不幸的消息來了？

## 第三女子

我們在這裏望着，

也可以大致的看得到他的消息的內容，用不到趕下去的。（她們等着。）啊，不錯；你們等着瞧吧，

他們馬上就要把那一張布告釘起來了！

這樣看來，這個人的確是從戰場上來的……

當布告正在張貼的時候，她們等待着。

第二女子

那布告上的字句我是一點也看不出來。我在這麼許多擁擠的人堆裏望着，簡直望得眼睛都出水了。善良的上帝，要請你保佑；爲要證明你的善良，勝利是必需要屬於我們這方面的！……你看到些什麼話呀？

第三女子（從一面眼鏡裏念着）

「戰事已經耗盡了我們的氣力；可是祇要有決心，現在還能够補救。我們上一次的總攻擊已經失敗。我們第二次還要嘗試。」

屋子裏沉默了好久。又聽到一個人騎着馬走近來，馬蹄聲比聚集在那裏的市民的喃喃聲要



響得多。第二女子向窗外望着。

## 第二女子

這個人祇不過是一名散兵。……可是他們卻不管他的消息是否靠得住也張貼出來。

## 第三女子（又從她的眼鏡裏念着）

「布倫斯威克公爵已經在帶着他的部隊衝鋒的時候陣亡了。希邁滔也已經戰死；威廉親王受了傷。可是我們還在支持着，用我們最後的補充軍跟敵人相周旋。」

街上的喧擾傳到了房間裏。有幾個女子竟悄悄的流着眼淚，一聲不響的候着，這一回經過的

時間是更長了。終於，又聽到一個騎馬的人得得的來到廣場上，她們又痛苦而急迫的向窗外望着。

第二女子

我想這是繆侖多爾夫將軍的一位副官，

可是我不知道猜的對不對。瞧呀——你瞧呀——

雖然是看得叫人連眼珠都要彈出來了，

不過你還是不能不看！

第三女子（拿起了眼鏡）

等它貼好了就看……

啊——這是有重大的關係的！那些人的態度

就已經把不幸的意味洩漏出來。（讀）「柏林人，

國王已經戰敗了！你們要好好的忍受着。

一個健全的公民的最重要的責任，便是要在這種不幸的時候維持勇敢的鎮靜。

這便是現在我們政治當局所要求於

全國的老小男女的事了……國王他還活着。」

她們從窗邊走回來，悄悄的坐着，偶然祇有幾句極簡單的話來打破了這沉默，心不在焉的在聽着外面的跟着先前的興奮和希望而來的絕望的喃喃聲。

外邊傳來的吶喊聲打破了這凝滯的空氣，那喊聲帶着一種抑制的感情，又混和着悲慘的意味。她們又向外面望着。路易莎王后正帶着幾名極少的隨從在走出城去，而民衆卻顯得給鎮壓住的樣子。她們彈着眼睛望着她，直到看不見了爲止。

第四女子進來。

第一女子

她可怎麼能够能耐得下她到那裏去呀？

第四女子

她到丘斯特林找國王談話去的，在那裏，她也得像我們一樣的忍受着各種不幸。雖然大難臨頭，可是她那種剛毅的精神，卻能使她在苦痛中不掉落國母的身份，除了偷偷的掉落幾滴眼淚之外，她簡直是完全不動聲色。

諸女子分別的離開了窗口。

## 譏刺之精靈

掌握在上天手裏的命運是時常在變動的。這一個王國的基礎，大部分可說是建築在波蘭人的枯骨上，現在，自己也變了枯骨了！讓那漂亮的女子痛苦着。波蘭從前也一樣。

## 年歲之精靈

這時候，那位偉大的皇帝是正在走近來了；不久之後，在這裏的城門口就馬上會聽到震動的鼓聲和響亮的喇叭聲，伴送着他那軍容壯盛，氣焰萬丈的行列在近邊出現了。

暮靄籠罩着全景。

## 第六景

同上

這是一個光明的早晨，吹着清新的風，天上沒有一點雲。公衆的廣場和近邊的街道上擠滿了無數的公民，在他們的仰起的臉上，彷彿好奇的神色竟把恐慌和沉痛掩蓋了過去。

聽到軍樂聲，起先是很輕的，過後卻響起來，接着是無數馬匹的踐踏聲以及兵器和甲冑的鏗鏘聲。從那窗口望去的靠右邊的街道上開來一隊法蘭西的輕騎兵，替波納巴特開着道。幾個女子從新上場來，像以前一樣匆忙的走到窗邊，有幾個眼睛裏還掛着淚珠。

以前這個光榮的普魯士王國難道竟會  
這樣輕易的消滅了嗎？一陣救國的呼聲，  
一場戰爭，衝鋒，毀滅——難道竟這樣簡單嗎？

### 第二女子

多謝上帝，王后總算走了！

### 第三女子

叫她上那裏去

避難呢？地震時是不會有地方可以躲的！——

這就是人們所謂征服嗎？這難道要造成

古時的征服那樣的結局？或是可以憑藉

現代的理性和文明的觀念來避免了呢？——

這一回的結局是誰也不敢輕易的預言，

可是在事前先害怕起來，以致受着猜度和事實的雙重的痛苦，卻也是愚蠢的事。——  
如果我們國家真會給割掉全部的邊疆，那麼凡是在地球表面上的其它的國家，便都要把命運交給那位霸主，而國王們也將大家都去侍奉着那位統治一切的高高的國王了；要到最後忍無可忍，以致激起一次暴虎憑河的抵抗，那纔也許會從那壓迫下解放出來。

## 第二女子

他未到這裏以前，就幹了褻瀆神聖的事了。戰事沒有開始，



我就聽說，昨天從樸茨丹開過來的時候，無憂宮不知怎麼竟引起了他的好奇心，那裏，甚至腓特力大帝的墳都給掘開了。

#### 第四女子

宮裏所有的東西——以前是那樣的珍貴着，一切都保留在大帝駕崩時的那原地方——那些書籍，那些椅子，那些墨水壺，那些筆，他卻非常好奇的一件件都拿來玩弄着；走到我們那位英雄的遺骸埋葬的地方，他又把寶藏在那裏的刀和旗幟拿了去；也不知道該算是無恥，還算是關心古物，他吩咐要把這一切東西都搬回到巴黎，

作爲禮物送給他們的傷兵院去陳列着。

### 第三女子

這種誇耀是很無聊的；於大局並無關係。

一隊華貴的軍官替拿破侖當着隨員，現在是來到正在窗子前面的廣場上了。皇帝自己騎着馬，在中間走着。女子們一聲也不響。那行列在前面走過，一直走到了王宮的大門邊。在門口，拿破侖下了馬，在他的兵士們的響亮的軍樂聲和羣衆的沉默中走進那座建築去。

### 第二女子（感觸似的）

啊，像他這樣的一位人物，爲什麼要降低

自己的身份，竟去提倡着叫人對於一位

失去抵抗能力的王后施行無聊的侮辱！

一位大人物是無需乎佔這種小便宜的——  
祇有弱者在沒奈何的時候纔會這樣呀！

第五女子進來。

第五女子（喘不過氣來）

除這一點之外，着實還有更大的恥辱呢。  
他還對他的兵士們張貼着煌煌的布告，  
說是對我們和我們的聯盟極表示同情，  
同時卻又宣稱，非到法蘭西的敵人完全  
消滅了之後，他是不肯就此放下干戈的。  
你們以為他所謂敵人指的究竟是誰呀？

第一女子

我們？

第三女子

俄羅斯？  
奧地利？

第五女子

全不是的，是英吉利——

他至今還以為英吉利是主要的原動力，  
是破壞了列國間的和平的最大的罪魁，  
覺得它彷彿有着一種莫名其妙的勢力，  
可以統治所有海洋和港口。

第二女子

照這樣說來，

英吉利是倒霉了！他一旦解決了俄羅斯，便馬上要輪到英吉利。他們全這樣說的……

瞧——他現在已經走進了我們王家的宮門，竟把宮殿佔爲己有了。——我們還是逃開吧！——

可是，到此刻，卻又叫我們逃到那裏去呢？

〔諸女子下。〕

帷幕暫時垂下。

譏刺之精靈的半合唱——（縹緲的音樂）

他以爲自己的權力是偉大無疆，  
還想使歐洲大陸上所有的國王，  
都來幫助他在全世界大肆猖狂。

半合唱隊二

誰知道天意卻並不能盡如人意，  
祇把他封閉在海洋以內的陸地，  
而把海上的霸權留給了英吉利。

半合唱隊一

在特拉法爾加，他那不幸的海軍，  
竟會失敗於一向被看輕的敵人——  
這的確是一條無從補救的創痕。

半合唱隊二

啊，這真是個叫人不能忘記的刺，  
不時不刻的刺痛着皇帝的手指，  
使他不能在英國的和約上簽字。

合唱隊

創造世界帝國不能把海洋除外，  
可是那海上的王國卻是個阻礙；  
它永遠在把這偉大的雄圖破壞！

帷幕從新拉開。

現在，一片陰沉的空氣籠罩着廣場和全城。可以聽到波納巴特在宮中說着話。

拿破命的聲音

英吉利憑藉着它那種海軍的勢力，  
竟敢對於公法和別個國家的主權，  
屢次的作着令人不能容忍的損害；

它竟膽敢把別個國家普通的商品，  
認爲是跟它的敵國有陰謀的證據，  
而全部沒收了去——這是不能寬容的。  
現在，我們這次空前的盛大的遠征，  
是補償了這損失了；我可以叫所有  
英吉利的船隻都永遠的不能再跟  
大陸上的國家通商。我這樣的傳令——

謠言之精靈

這便是他那著名的「柏林公告」的大概。  
也許他是在睡夢之中作着他的計劃，  
也許他是在跟隨從閒談，也許他是在  
一邊想，一邊口述，叫他的書記記下來。



拿破侖的聲音（繼續）

所有英吉利的海港都要給嚴密的封鎖起來；從此以後，所有跟他們的交通都一律要斷絕；所有從那小島上來的人民無論在那裏碰到，都要當作是戰時的俘虜似的拿他們扣留着；所有從那裏來的出產，無論是原料或是製品，無論在什麼地方都可以供人們隨意的搶劫；所有從英吉利的海邊上開到大陸來的船隻，都不準走進我們大陸上的任何國家的港口；——我們要這樣，纔能對於他們損害人權的舉動和他們那種輕慢隣國的態度施行了報復了！

災禍之精靈

照這樣，我們這一本熱鬧緊張的好戲，一下子還不會演完呢！

年歲之精靈

這一次的糾紛，就是再經過許多年的痛苦和歎息，再經過幾個不幸的夏季，流血的冬天，也不會完結。

夜慢慢的黑下去，宮殿的輪廓看不見了。

## 第七景

### 鐵爾西特和尼門河

這是從波納巴特的行營的窗口望出去的景像。幾個扈從皇帝的下級軍官在從窗口向外邊望着。

這是仲夏之後的一天，約莫在一點鐘光景。一大羣的兵士和看客排列在廣闊的河道的兩邊，河道悄悄的緩緩的向西北流着，差不多在正中的地方有一架縛住的木材所組成的木筏停泊着。把木筏當做地板，由掛着布幔的木材搭起了一座華麗的亭子，每一面對着河流的一岸，都有一座結着華麗的綵的圓頂門。這座笨重的建築彷彿跟着水流起了一種有節奏的搖動，像在喘氣似的，微風又時時刻刻的在水面上吹起一陣顫抖。

## 啞場

在西南面，或是說在普魯士那方面，拿破侖皇帝穿着軍服，騎着馬，由伯爾格大公爵，奈夫沙德爾親王，貝西野爾將軍，近侍將軍杜羅克和司馬官戈蘭果爾扈從着，皇帝神采很好，但是在胖起來。他們走上了一隻在他們面前的裝飾得非常華麗的船，船馬上就開了出去。現在，在兩岸的人可以清楚的看到，差不多完全同時，一件同樣的事情也在對面，即俄羅斯那一方面，進行着，而主要的人物便是亞力山大皇帝——一個三十左右的，文雅而懦弱的人，有一副客氣的態度和一張和順的臉。他是從那一邊的一家旅館裏出來，由康士坦丁大公爵，奔尼格森將軍，奧瓦羅夫將軍，拉巴諾夫親王，和副將列文伯爵扈從着。

兩隻船向木筏開過去，差不多同時的在鳴礮聲中達到了木筏的兩邊。每一位皇帝從他自己的那面的門走進去，在亭子的中央互相碰到，他們照習慣的擁抱着。他們一起走進了攔着帷幕的亭子的內部去，每方面的扈從卻都剩下在亭子的外半部。

一小時以上的時間過去，還不看見他們出來。從拿破侖的住處望着這景像的那些法蘭西軍

官們無聊的來來去去走着，同時也時常好奇的走到窗邊去，從新望着那木筏。

年歲之精靈的合唱隊（纏綿的音樂）

這一場平靜的戲的序曲，大家留心着，便是那時間已經向我們暗示了的事蹟，這事蹟是發生在去年的冰雪還沒有封鎖了立陶宛尼亞的松林和池沼之前，這事蹟我們曾經在落葉的時候說過，那時普魯士的驕傲正受到初次的打擊，那時冒險的人已經在傳統和嚴格的規律的人的寶座上憑着強力來佔了先。

憐憫之精靈的半合唱隊一

你這一片雪地冰天的荒原，阿伊勞呀，你這一片廣闊無邊的四顧茫茫的大野，你這一個冰凍的池沼，冰凍的四肢，和一流出了脈管就會凝結的血液的故鄉！——  
鐵甲的艦隊包裹在密密的雲層裏，從沒有路徑的地方過來，作了致命的追襲，戰事過去，便有四萬多名已死的或將死的人蓋滿了黑夜來得特別早的疆場。

半合唱隊二

在這些犧牲者中還應該加上弗里特蘭德，它那午夜的行軍，它那抗敵的勇敢，它那威武不屈的精神，卻還是衝不開曲彎而又多磨坊的水邊的敵人的圍攻；那個爲要阻制他的野心的發展而結合的各國的聯盟，卻不一會就完全解散，而一個大團結的理想，便像是夢中的幻影似的，一覺醒來，竟馬上就消匿無踪。

啞場（繼續）

拿破侖和亞力山大從他們那隱祕的地方顯現出來，每人都在向對方的扈從說着些很客氣的道賀的話。他們許多人都互相告了別，告別的樣子像是不久之後就要碰頭似的，接着，使每一方面都在看客的吶喊聲中回到了河岸上。

拿破侖和他的將軍們來到他的行營門口，走了進去，但是並不走進那有許多看客在徘徊着的前面的房間裏，卻在別的房門口走了進去，不再讓人看見。啞場完畢。

一陣喃喃的談話開始響起來，這是開着的窗門下面的羣衆堆裏的兩個人所說着的話。他們是穿着本地人的衣服，但是他們的口音卻顯得很生疎；在軍官們看來，他們祇是兩個在那裏談閒天的居民，因此從來就沒有人去注意他們在說些什麼話。

### 第一英吉利間諜（在下面）

你有沒有替我弄到了好多材料，可以讓我報告上去的？

### 第二英吉利間諜（註一）

我已經知道了他們的談話的內容了。真的，在歐羅巴的歷史上，沒有一次和議會曾經弄出這麼奇怪的一種會面來過。天哪，他們簡直像是一個蕩婦和她的情人了。可是，真奇怪，亞力山大的一位隨員，當他去到木筏邊的時候，卻這樣對他說：「陛下，我要請您不要忘記了您父皇的命運！」這可不是奇怪嗎？

### 第一間諜

有沒有什麼關於那個我用不到說出名字來的小島的消息？

### 第二間諜

很多；同時也是很叫人詫異的。『我們爲什麼要互相打仗呢？』他們一碰到的時候拿破命就這樣說。——『啊——真是沒有道理！』那一個說。——『真的，』波納巴特又這樣說，『我要跟你打，祇因爲你是英吉利的聯盟；你跟我打，你祇是在替他們效勞，並不是爲着你自己的利益。』——『照這情形，』亞力山大又說，『我們是馬上可以成爲友邦了，因爲我對於英吉利，也是像你一樣的討厭的。』

### 第一間諜

見了鬼，他們竟說起這些話來了！

### 第二間諜

後來，他們就又說了一大堆的，英吉利是怎樣的自私，怎樣的貪心，怎樣的會騙人的這些老話。可是談話的焦點卻是關於西班牙的，結果是這樣：他們都以爲佔有西班牙王位的布爾朋族是應



該廢掉，而叫波納巴特的親屬去替代他們稱王。

### 第一間諜

這消息非得要差一個人飛快的去報告我們內閣不可！

### 第二間諜

我已經把這個消息用密碼記了下來；叫人在心裏記住是靠不住的，同時也免得發生意外。——他們還同意了法蘭西可以佔有教皇區，馬耳他，和埃及；拿破侖的兄弟約瑟夫在拿波里之外還可以兼領西西里；同時他們還要把奧託曼帝國拿來兩家平分。

### 第一間諜

這簡直把歐羅巴當做一塊梅醬糕似的分割了。他們真是好傢伙！

### 第二間諜

於是，那一對貴人又說到了可憐的普魯士。亞方山大，據說，對普魯士是很關心的，因為他跟他有着事前的約定。拿破侖彷彿已經答應了，祇要亞力山大允許，就肯把所有的小國都還給普魯士。

國王，這樣，沙皇就自以是可以自由的跟他的新朋友作着新的計劃了。

第一問諜

一定的，這不過是一種猜想之辭吧？

第二問諜

絕對不是。有一個隨員曾經偷聽到，我是從他那兒探出來的。還有旁的許多事情，我可並沒有知道。同時，爲要安慰那一對不幸的國王和王后，他們不久之後還要請他們到這裏來赴宴呢。

第一問諜

這樣一位有志氣的女子是一定不會來的！

第二問諜

我們等着瞧吧。有時候爲事勢所迫也沒法子好想；她是曾經經歷過說不盡言的憂患了！

第一問諜

天哪，會使英吉利吃虧的，倒是那件關於西班牙的事情現在，快要叫他們知道纔好。

法蘭西下級軍官（從上面望着）

我真奇怪，那兩個老百姓這樣起勁的談着些什麼話呀？這地方的方言是跟英文有點類似的。

### 第二下級軍官

這當然是因為他們全是條頓民族的原故。

間諜發覺了他們已經被人注意着，便混到了人堆裏去。  
幕落。

（註一）原註：『近來有人猜度，這兩個富有冒險精神的人，一個是羅勃特·威爾森爵士（Sir Robert Wilson），另一個可能是赫欽森爵士（Lord Hutchinson），他們冒着急迫的生命危險，在做着密探的工作。』

## 第八景

同上

仲夏的太陽已經快要落山了，前面說起過的那房間裏放好一張準備舉行宴會的長桌子，在許多裝飾品中有着幾束夏季的玫瑰花。

在屋子的不放東西的那一端，（跟放餐桌的那一端用一幅摺門遮隔着，可是現在卻開在那裏，）可以看到拿破侖皇帝，康士坦丁大公爵，普魯士的亨利親王，巴伐利亞王太子，伯爾格大公爵，和隨侍軍官們。

沙皇亞力山大進來。拿破侖迎接着他，他們兩個撇下旁人，一起走了開去。波納巴特替他的客人放好一張椅子，自己便在另一張椅子上坐下了。

拿破侖

我所能給予的安慰並不是很大的，同時我所能供應的也是非常的少，祇算是表示一點招待的意思而已；雖然這樣，還請您接受吧。

亞力山大

這樣很好。

能够解除了國家的束縛，那真是像從煙霧裏走到新鮮空氣裏一樣的。王后怎麼樣呀？

拿破侖

她就會跟國王同來。

雖約定他們兩位到這裏來的時候，現在大概還有那麼一刻鐘光景吧。

亞力山大

好。我很想談起他們。經過了這些事情，她還肯到這裏來，這是有很多意義的！這種屈服的行動，對於像她這樣一位（他的聲音震動起來。）

驕傲的女性，一定是件非常痛苦的事；因此，陛下，我要請求您，您能不能給她留點兒小小的希望吧？

拿破侖

我已經留着了！——

現在，陛下我們要談的是這一些事情：強固的友誼和信任使我不得不重說，您是大大的受了您的聯盟的欺騙了。

亞力山大顯着屈辱的神色。

普魯士是騙子，英吉利是謀王篡位的，祇有您，纔確實有着真正的皇族血統。您的錯誤是完全出於太仁愛的夢想，以及您那一些愚蠢的大臣們的猜疑。祇要能親自接洽，那麼在一小時之內，就會把幾個月不解決的事情全解決。

今後我們二人間不要有第三者參加；這是有很多危險的，野心勃勃的英國，它至今還在用讒言挑撥我們的感情。您的重要的參謀部員也是這樣意思。

亞力山大

我自己的意思也像我的參謀部一樣。

拿破侖

總括起來說一說。對於您，這一次聯合可說是最有利益的。上天的意旨要使我的好朋友賽林蘇丹離開他的皇位，讓我自由的處理奧託曼帝國的事情；而我自己也覺得，現在已經到了應該



把這時代所不容的帝國結束的時候。如果我不斷然處置，那麼它的腐敗，使一定會增加我們敵人英吉利的勢力。那個國家包辦着許許多多城市的商業，差些兒就要達到了獨家經營的地步——自然，彼得斯堡的商業也包含在內的；他們到處拿錢借給別人，重剝着重利。——照這樣，就是要毀滅俄羅斯，謀殺他的皇帝，他們也可以單用金錢收買出來。無論在什麼時候，它的艦隊一下子就可以把你的在波羅的海和黑海上的艦隊包圍起來，而使你成爲釜底的魚！

我們兩方面是有着這些共同的敵人——

在海上是英吉利，在陸地上是德意志——  
便應該爲着自身的利益而切實合作。  
我們可以把土耳其王國對半的平分；  
爲了全人類的利益，我們自己的榮譽，  
我們可以攜着手，一同來統治這世界！

亞力山大（不安的紅着臉）

我看到這偉大的前途在眼前展開了！  
可是，在您還沒有提出這些計劃之前，  
它是早就幾次的在我的理想中浮現，  
不過，因爲我並沒有像您這樣偉大的  
首領，政治家，哲學家的天賦，因此那種

理想一向就顯得是輪廓不很清楚的。我祇要能早認識你幾年，幾個月，甚至幾小時，我就可以避免了好多的錯誤。奧地利怎麼樣？我們可要它來參加嗎？

拿破侖

兩個人一牀我睡過，三個人卻辦不到。

亞力山大

哈哈！這樣很好！那麼西班牙又怎麼樣？

拿破侖

我在柏林曾經偶然看到了幾封信件，在這些信裏面，卡羅斯竟向我挑着戰。要知道，他是布爾朋族，又離得那麼近，

便一定是很危險的。我馬上要對付它！……  
我們的條約的稿子現在已經起好了，  
等一會我們可以宣讀一下。如果喬治  
竟不肯完全照着這裏所提出的辦法  
馬上講了和，我也有法子強迫他答應。  
您這樣做成了法蘭西的聯盟，那真是  
很幸運的事，奧地利卻還求之不得呢！  
英吉利，因為我們的聯合而陷於孤立，  
便馬上就會倒了。

亞力山大（天真的狂熱）

這真是偉大的聯合！

拿破侖

最好在智力的聯合外加上婚姻的聯合，我們便可以一齊走向家族式的繁昌了！

亞力山大

啊，你的意思是不是指的我妹妹的事情？

拿破侖

近來，我時常覺得我這皇朝的後嗣問題，現在是成爲極重要而急不容緩的事了，可是這理由，我卻不願意就在這裏宣布。我的好許多謀士們和我的兄弟約瑟夫，都勸我趕快和我現在的皇后宣布離婚，爲着國家的利益而另外再找一位皇后。他們甚至還提出了好幾位外國的公主，

可是這事情，到現在時機卻還沒有成熟，  
祇好在你我間隨便談談罷了……

普魯士王后大概不久就要到這裏來了；

貝爾底葉伴送着她。國王自己也會來的。

你不是對她很欽慕嗎？

亞力山大（紅着臉，態度卻很坦然）

不錯……以前我曾經

欽慕着她——時常覺得她身上彷彿有着種

叫人迷戀的魔力似的。可是，說實話，有些

謠言卻是完全靠不住，這些謠言簡直把

這一位正經的女子冤枉了。

拿破侖

這個我知道！

不過現在，她也該開始衰老了吧，據我算，她今年應該足足滿了三十一歲，是不是？

亞力山大（迅速的）

不，陛下。她還祇有二十九歲。從樣子看去，如果她顯得不止這歲數，那是因為這場她所引起的戰爭竟鬧成了這樣的結局，而使她不得不憂心的原故。……我坦白的說，（既然我們已經說起這事情，）我始終覺得普魯士受到這次不幸是很使我不安的。不幸的國王啊！我想起了當腓特力大帝舉行葬儀的時候，我所對他立下的盟誓，

以及對他那位悲慘的王后的約言，現在，  
卻竟看到他的國土和國庫將要縮小到  
祇成爲以前的一半，我真是非常痛心呢！

拿破侖（冷淡的）

您要知道，能夠讓他們留着這一半，也是  
完全看您的顏面呀：就是要拿他們全部  
剝奪的乾乾淨淨，也是容易的。

（他站起來，走到窗邊。

他們來了，

怎麼，祇有王后一個人，是照着我的命令  
由貝爾底葉伴送着。國王隨後就會來吧。

亞力山大



陛下能不能讓我來請求您對她說幾句

溫和而安慰的話呀？

拿破侖

好的，我可以答應的。

普魯士的路易莎王后扶在貝爾底葉的手臂上走進來。她穿着莊嚴的衣服，嘴唇上帶着一絲微笑，因此便顯出了引人注意的美。但是她的眼睛卻帶着淚痕。她用一種受了傷的美人的暴風雨似的悲慘的神色接受着拿破侖的注意。當衆人正在招待她的時候，國王也來到了。他是一個簡單，羞怯，面帶厚道，舉動奇突的人，顯着不幸而孤獨的樣子。可是他對拿破侖的態度卻是很尊嚴的，甚至有點僵硬。

這一夥人走到了放着餐桌的房間的裏半部，摺門也關了起來，他們全體入座，王后是坐在拿破侖和亞力山大二人的中間。

拿破侖

王后，我平常很喜歡華麗的衣服，可是，照現在這情形看來，我卻覺得並不是衣服的裝飾使穿衣服的人顯得美麗，倒是穿衣服的人使衣服顯得美麗了！

王后（帶着一聲歎息）

陛下，你是在贊美着一個這個淫猥的世界已經不再願意贊美的人了。可是，在這些地方聽到這種話，卻是寶貴的。

拿破侖

王后，這話是真實的，並不是故意討好。像您這樣的人，真是我生平所未見的。

可是，您知道不知道，在過去的十月裏，我的一隊驃騎兵差些兒將你捉住了？

王后

不，我是一個法蘭西兵也沒有看見呀！

拿破侖

可是無論如何，您倒底是太會冒險了，應該謹慎一點纔是。如果在伐伊馬爾，您肯先來找我，事情就一定好辦得多。

王后

唉，陛下，我可沒有這種熱心來找你呀！

拿破侖（沈默了一會之後說）

在麥美爾，您是用什麼方法來消遣的？

王后

消遣？——我是在瀏覽着許多古代的史傳，想着那些早被人忘記了的篡奪的事，以及其它許多歷史上的不平的事蹟！

拿破侖

爲什麼不看看您自己這時代的記錄？這也有許多可以供您沈思的材料。

王后

我因爲是生在自己這時代，因此，對於這時代是知道得太詳細了。希望上天能够保祐我，讓我到死都不要再想起我們這時代的許多事情！

拿破侖

真是可歎，

您是一位王后，竟還受到這樣的痛苦！

王后

不，我現在是祇有怨毒而並沒有悲傷。——

普魯士居然膽敢跟世界的霸主爭雄，

那確是一件冒失的事……可是，這是因爲

腓特力大帝的勳功偉績在鼓勵着它：

它的光榮驅迫它走上了毀滅的道路。

現在它算是受到責罰了！

（感情衝動得使她說不出話來。）

亞力山大（一邊焦急的望着她，一邊低聲說）

不要這樣說。

照你口氣，像是什麼都完了，其實卻還不至於；這種絕望是完全沒有理由的，而且是太使想要安慰你的人傷心了。

拿破侖（向國王）

陛下，我相信您要是再想一想那條約，一定會得到點安慰吧？

國王（粗略的）

我是不幸的人，

現在祇能盡我的力量來忍受這不幸，不能再徒然的希望得到什麼安慰了。陛下，有一件事情我已經向您表示過，

那就是這場戰事並不是我所引起的！  
我們跟您開始衝突，那是在安斯帕赫——  
安斯帕赫，我的伊甸園，受着您的軍隊  
那種蹂躪，那是我所不能忍受的恥辱！

拿破侖

我想，現在說這些話是已經太遲了吧。

國王（更憤然的說）

坦白的說老實話，是決不會嫌太遲的！

拿破侖（溫和的）

我要請您注意您的聯盟沙皇的情形。  
引誘您開戰的是他，並不是我；在當時，  
您祇要看看在阿伊勞所發生的事情，

您就會發覺肯講和是對您最有利的。——  
無論如何，他多少應該擔負這點損失。

國王（把頭搖了一搖）

我極願意，而且早經，下了決心來拼着  
我的半個王國的損失了，祇要能不把  
麥格德堡包含在內就好。麥格德堡是  
我所心愛的地方，我希望能够保全它！

拿破侖

在舉行着歡宴的時候，我們是不能够  
說這一類傷心的話的。

（他突然把頭從國王那方面移開。



宴會上說話的聲音是更多了。宴會完畢，有人提議爲「海上的自由」而乾杯，大家便又熱烈的喝着酒。

### 災禍之精靈

他們又是在隱射着英吉利和它的海船！  
我卻聽到對方船舷上的粗魯的回聲了。

### 憐憫之精靈

現在且不要管英吉利再瞧那位王后吧。  
你看她像這樣的向那個損害了他的人  
獻着無可奈何的懇勤，真是非常可憐的。

他們從桌邊站起來，摺門又開了，他們走到房間的前面一部分。

那地方現在是聚集着繆拉、達萊朗、庫拉欽、卡爾克羅特、貝爾底葉、貝西野爾、戈蘭果爾、拉巴諾夫、奔尼格森和其他一些人。拿破侖在跟這個和那個說了幾句話之後，便又開始跟路易莎王后談起天來，中間又向她的隨侍命婦福斯伯爵夫人遞着鼻煙壺。達萊朗看到拿破侖對王后越發的發生興味了，便設法走近他身邊去。

達萊朗（低聲）

陛下，難道這樣的事也是可能的：您竟會給一個女子的美色所迷惑，而願意讓她把您偉大的一生中的偉大的勝利所能博得的幸運，這樣輕易的就偷盜了去嗎？

王后的靈活的眼睛馬上就看到了這私語，她便過去和那位大臣談着話。

王后（譏諷的）

啊，親愛的達萊朗先生，據我個人的推想，我到鐵爾西特來，世界上是祇有兩個人會引爲莫大的遺憾的。

達萊朗

王后，是那兩個呢？

難道世界上竟會有這樣不識趣的人的！

王后

親王，就是你，和我自己。（嚴肅的。）不錯，我自己，和你！

達萊朗的臉色顯得呆板起來，他並沒有答話。不久，王后準備走了，拿破侖又走到她身邊。

拿破侖（從花瓶裏拿起了一朵玫瑰花）

親愛的王后，在您離開之前，請您受了

這件小小的禮物，作為我的紀念品吧！

他把那玫瑰花送給她，把手放在胸口。她遲疑着，但終於接受了。

王后（衝動的，眼淚像要流出來）

陛下，請您拿麥格德堡一起贈送了吧！

拿破侖（突然變得冷淡）

我的禮物是送給您的，要您來接受它。

而且我祇能送這一點——不能再加多了。（註一）

她轉過頭去，這樣的隱藏着她的感情，退出了。拿破侖追上去，拿自己的手臂遞給她。她悄悄的

接受着，他便看到了她頰上流着的淚珠。他們走向前面的房間，離開了旁的賓客。

拿破侖（柔和的）

最親愛的，還在哭嗎？爲什麼要這樣呢？

王后（抓起了他的手緊握着）

您的話補償了您的刀造成的創傷了！——

現在，在我們一個男子和一個女子間，

您難道還能夠追問我哭泣的原因嗎？

爲什麼當代成這一位最偉大的人物，

同時也是過去和未來的一切時代的

最偉大的人物，這一次卻竟不能博得

一個渺小的女子的崇拜呢！

拿破侖（莊嚴的）

您要知道，

我在這一點上真是值得您的憐憫的。  
我身上有一種力量，不管我是否願意，  
永遠在支配我的意志，催我迎頭幹去！  
這是應該怪我的命運，不能怪我自己。  
這完全是無可奈何的！

王后

那麼就算了吧！

我的做母親，妻子，王后的責任是盡了。  
我不必多說什麼話——可是我的心碎了！

〔拿破侖，王后，隨侍命婦同下。〕

年歲之精靈

他在羅提橋上也說過這樣的話。真奇怪，他倒是歐洲大陸上很少數的能够懂得天意的施行的人中之一呢。

憐憫之精靈

照這樣說法，

如果他不懂得，倒對於歐洲更有利一點！

拿破侖回到這屋子裏來，走到達萊朗身邊。

拿破侖（向他的大臣私語）

天哪，達萊朗，這一次真是危險呀！她差些兒就要拿我克服了。當她跨進她的車子去的時候，她又用那種漂亮的態度說，『啊，我是被你殘酷的欺騙了！』她坐到了車子裏面，便又哭了起來。她也

許不知道我是聽到的，那聲音簡直會使鐵石人都要感動。真見鬼，我差些兒要關照他們停了馬，跳進車去，好好的吻着她，同時又答應了她所要求的一切。哈哈，很好；這真是一件不容髮的事。如果她早一點用這甜蜜而有魔力的藍眼睛來請求我，誰知道會發生些什麼事呢！可是她並沒有來得早一點，我總算還能夠把得定我自己。

俄羅斯皇帝，普魯士國王，和其他的賓客都走上前來告別。他們分別的離開了。在他們走完了之後，拿破侖又轉向達萊朗。

那麼，還是照着條約的原樣辦理吧：

裏面的條文仍然一點也不要改動。——  
叫人馬上給清清楚楚的抄錄下來。

〔拿破侖，達萊朗，以及其他隨侍大臣和軍官同下。〕



## 大地之魂

我剛纔聽到像有粗魯的聲音從遠方傳來，像是不列顛島國上的居民的語氣；精靈們，你們可知道這又是什麼道理。

### 譏刺之精靈

我也許知道！

因為聽到了波納巴特在柏林的那個宣言，說是要對付他們的海船，商業，甚至於生命，不列顛終於也遲緩而愚蠢的激怒了起來，現在是在從他們那水邊的堡寨裏傳下了對抗的號令來了。謠言之精靈們，請報告呀！

### 謠言之精靈一

「在所有強大的法蘭西和它的聯盟的海港，  
英吉利的商品，無論好歹，誰都能任意奪搶，  
同時還要把英吉利的金鎊作爲他的獎賞！」

謠言之精靈二

拿破侖這樣忿怒的把它稱爲可惡的霸王，  
他又把它稱爲海洋上的十惡不赦的強梁，  
祇要他活着，他是必需要使他們陷於滅亡！

憐憫之精靈的合唱隊（縹緲的音樂）

這樣說來，那許多無辜的黎民，便又要遭殃！

黃昏的帷幕掉落。

（註一）原註：『贈送玫瑰花的傳說，可能是發生在這個時候，雖然不能夠確切的斷定。』

